



## 經貿時事短評

2021年第四期(總第316期)

- 新加坡佈署未來五年創科藍圖
- 多國欲加入有利 CPTPP 擴容

### 1. 新加坡佈署未來五年創科藍圖

新加坡政府於 2020 年 12 月公佈「研究、創新與企業 2025 計劃」，表示在未來五年(2021 年至 2025 年)對創科領域的總投入將達 250 億坡元(約 1,450 億港元)。

#### 短評

最近幾年，新加坡在多個國際權威機構發佈的競爭力排名中取得不俗的成績。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發佈的《2019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新加坡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競爭力最強的國家；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的《2020 年世界競爭力報告》中，新加坡更連續第二年獲選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新加坡的國際競爭力深受肯定，關鍵的成功要素之一正是政府對科技創新的高度重視和長時間的投入。

早於上世紀 90 年代初，新加坡政府已制訂並實施首個五年科技計劃，隨後三十年均透過設定較為進取的目標來持續增加對科技與創新的資金投入。例如，當局早年曾提出「雙目標」，即到 2010 年和 2015 年將全社會研發開支佔 GDP 的比重分別提升至 3% 和 3.5%，以及將公營部門研發開支佔 GDP 比重提升至 1%。根據新加坡官方的統計，當局對研發開支的財政投入金額由最初五年(1991 年至 1995 年)的 20 億坡元逐步增加至第六個五年計劃期間(2016 年至 2020 年)的 190 億坡元，主要用於資助企業的研發、創新和創業活動以及加強創科人才的培育。

若以全社會的研發開支佔 GDP 的比重來看，新加坡的整體研發開支佔 GDP 比重雖然從 1996 年的 1.3% 一路攀升至 2008 年的 2.6% 頂峰，隨後幾年卻掉頭拾級而下，2018 年更跌至只有 1.8%。近年新加坡的整體研發開支增長大幅落後於既定目標，在一定程度上可歸因於 2008 年全球金融風暴之後當地乃至全球經濟復甦疲弱、前景趨於不明朗；但亦反映私人領域對增加研發投入的意慾未彰兼且具不確定性，惟有政府出資部份的研發開支在此期間尚能順利達標。

有見於政府自己出資的研發經費具有更高的可控性，新加坡近年越來越重視這部分研發開支的增長目標，冀望透過明確政府的承擔額和增大公帑的注資，產生帶頭作用和「催化劑」效應，以刺激當地工商界科研開支的增長。按剛剛公佈的「研究、創新與企業 2025 計劃」，新加坡政府承諾未來五年(2021 年至 2025 年)撥款 250 億坡元，每年由公共財政出資的研發經費佔 GDP 的比重將繼續維持於 1%，政府的資金投入較五年前增加逾三成。

另一方面，剛剛揭櫫的第七個五年創科計劃在政府財政資源的分配上亦更顯多元化，除了近三成的資金用於提升大學和科技研究局的基礎科研能力之外，更大比

例的資源將投放在應用研究以及產業化的環節，以支持產業創新發展和強化企業創新能力。例如，四分之一左右的資金將用於支持現時四大重點發展領域(產業組團)，包括製造業、貿易和聯通性(Connectivity)，人類健康和潛能，城市解決方案和可持續發展(Urban Solutions and Sustainability)，以及智慧國家和數碼經濟(Smart Nation and Digital Economy)等；而兩成左右的資金用來建立新的企業創新平台，直接資助企業的創新活動；另外預留一成半的資金應付「不時之需」，覆蓋未限定用途的「空白領域(White Space)」，以靈活配合科學和科技發展的更新方向。

新加坡政府近年持續優化對創新科技領域的資源投入，這亦直接反映在該國創科發展五年計劃名稱的改變上；前四個五年計劃是以「國家科技計劃」和「科學技術計劃」命名，但從 2011 年第五個五年計劃開始就更改為「研究、創新與企業計劃」，體現了政策重點從推動科技進步轉向促進產學研的結合。從第六個五年計劃起，當局更銳意探索產業創新發展的新思路，突破了傳統二三產業分類的束縛，將創科驅動的經濟發展方向聚合成為 4 個緊密關聯的產業組團，再透過研究各大板塊的行業格局、未來趨勢和需求，為相關的製造業和服務行業量身訂造「創新轉型藍圖」，並制定一系列措施來系統化地提升生產力、發展技能、推動創新和國際化。

例如，2015 年頒佈的「研究、創新與企業 2025 計劃」首次提出四大具戰略意義的科研方向，包括先進製造和工程技術、健康與生物醫療科學、城市解決方案與可持續發展、以及服務業與數碼經濟。在此基礎上，「研究、創新與企業 2025 計劃」對部分板塊進行微調和擴充，包括將「先進製造和工程技術」拓展為「製造業、貿易和聯通性」，旨在繼續加強新加坡作為亞太區先進製造業中心的同時，亦努力挖掘與製造業密切相關的貿易領域內可能出現的新機遇，例如善用數碼科技來鞏固當地在國際貿易聯繫與供應鏈管理方面的競爭力。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日前指出，「在研發方面的持續投資，將維持新加坡的競爭力，並鞏固新加坡作為科技和創新中心的地位」。儘管新加坡政府去年因抗疫出現龐大財政赤字，但當局並未礙於經濟週期的波動而忽視對創新資源的投入；這再次彰顯政府發展創新科技的決心更加堅定，將由此鋪開新加坡下一階段發展的藍圖大計，為經濟疫後再出發吹響號角。

## 2. 多國欲加入有利 CPTPP 擴容

近月來，中國、韓國、菲律賓等亞洲國家以及英國紛紛表達加入 CPTPP 的意願。

### 短評

CPTPP 全稱為「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其前身為「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係協定(TPP)」。美國上任總統特朗普 2017 年就職之後，旋即簽署行政命令宣布退出剛剛生效不久的 TPP。在美國「退群」後，日本、澳洲等其餘 11 個國家繼續推進該協議談判，並對原協定的部分內容進行輕微調整；2018 年 3 月 8 日，11 國代表在智利首都舉行 CPTPP 簽字儀式，當年 12 月底協定正式生效。

CPTPP 的 11 個創始成員國分別是日本、澳洲、新西蘭、加拿大、新加坡、墨

西哥、越南、馬來西亞、汶萊、智利與秘魯。以 2019 年的數據顯示，CPTPP 覆蓋約 5 億人口，其經濟總量佔全球的 13% 左右，貿易規模佔全球的比重約一成半，是全球最具規模和代表性的區域自貿協定之一。從協定內容上來看，**CPTPP 雖暫緩實施奧巴馬政府當時主導加入的 22 條門檻較高的條款，但保留了原 TPP 條款中 95% 的內容，依然稱得上是一份全面、高標準的現代化自由貿易協定。**除了涵蓋貨物貿易的關稅減免和原產地規則、服務貿易和跨國投資自由化、技術性貿易壁壘等傳統自貿協定的內容外，還涉及較多高標準的國際經貿規則，例如訂明國有企業和指定的壟斷企業、勞工標準、環境保護、監管一致性、透明度與反腐敗等條款。

CPTPP 自生效以來，就有意延攬新成員來提升協定自身的價值和影響力。日本作為 CPTPP 的實際領導者和 2021 年輪值主席國，在去年 11 月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上就呼籲 CPTPP 儘快擴容。在成功牽頭組建全球最大自由貿易經濟體系 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之後，**中國對加入 CPTPP 的表態從早期持「積極開放態度」升級為「積極考慮加入」。**作為全球化的「推手」，中國一向熱衷參與各種多邊、雙邊的國際經貿協議，透過擴大「朋友圈」更是近期中國應對國際保護主義、破解美國政經「圍堵」、增強國際話語權的重點策略。中國與 CPTPP 成員國貿易往來密切，是日本、墨西哥、加拿大、新加坡和越南等的重要貿易夥伴；目前與 8 個成員國已簽訂雙邊自貿協定，並研究推進與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雙邊經貿關係。有分析指，CPTPP 的高標準經貿規則雖對中國構成一定挑戰，特別是金融深度開放、國企補貼、環境保護、數據流動等條款；但若能倒逼中國加快內部體制機制改革，逐步與國際先進經貿規則接軌，反而有助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長遠需要。

英國則後來居上，於今年 2 月 1 日宣布已通知 CPTPP 成員國，搶先成為首個正式申請加入的非原始成員國。自公投決定脫離歐盟以來，英國政府積極尋求與世界上主要經濟體簽署雙邊或多邊自貿協定；至今已與 63 個國家和地區達成自貿協定，包括日本等在內的 7 個 CPTPP 創始成員國。可以說，英國對申請加入 CPTPP 除具有客觀上的迫切性之外，亦積累了一定的談判基礎。加上 CPTPP 主要成員國由亞太國家組成，該地區近年的經濟增長和消費潛力非同凡響，對脫歐後亟需尋找新市場的英國極具吸引力。按英國國際貿易部的資料，英國與 CPTPP 成員國之間的貿易額自 2016 年以來保持 8% 左右年均增速，2020 年已經高達 1,110 億英鎊。

至於美國，新上任的拜登政府對於是否重返 CPTPP 尚未做出明確回應；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顧及國內的反對聲音，相當部分美國居民尤其是特朗普支持者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強烈，他們擔心加入 CPTPP 可能會對美國中小企和本土就業造成衝擊。儘管如此，日本首相菅義偉在今年 1 月初再次向美國伸出橄欖枝，稱「日本一直為美國的回歸預留了空間，期待新一任政府上台後，能夠考慮重返 CPTPP」。

多個經濟體對加入 CPTPP 的態度轉趨積極，預計英國或最有可能躋身擴容之後的第一批成員國；這不僅有助 CPTPP 進一步壯大規模和提升影響力，或許從另一個側面預示了，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精神已隨著「後特朗普時代」的到來而復甦。